

## 姊姊的守護者

### 02-23

每個做父母的人大概都會這麼告訴你，人生中最大的夢魘之一莫過於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生重病。而且若是如此，他們會不惜千方百計讓孩子活下來。這段敘述正是作家茱迪·皮考特的著作《姊姊的守護者》中令人悲慟不已的劇情梗概。這是一則關於費茲傑羅一家因親情與傷痛的煎熬而幾乎分崩離析的故事。

安娜是名生來就肩負一項特定使命的嬰孩：拯救姊姊的生命。自從得知兩歲的女兒凱特罹患白血症後，莎拉和布萊恩就發誓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她活下來。凱特所需要的是與其完全相符的血液與骨髓。這對震驚的父母於是轉而向科學家求助，透過他們的協助，「訂製嬰兒」安娜誕生了。她的基因型與凱特完美地吻合，是全家禱告祈求來的救星。

身為姊姊的捐贈者，永無止盡地在醫院裡進進出出，安娜從小被剝奪正常的童年：她曾在無數個生日派對上硬生生地被帶走，被迫錯過她最愛的冰上曲棍球賽。當她進入青春期時，她對自己必須將這些醫療程序視為自己的義務開始心生憎恨。當凱特病情再度惡化時，醫生宣布若沒有找到合適捐贈者的腎臟，凱特就會死亡。但是安娜深深覺得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與凱特有關時才被重視，讓她不禁思考要是凱特沒有生病，她是否會來到人世。安娜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於是她尋求神通廣大的坎伯·亞歷山大律師協助，對她的父母提出了告訴。倘若她打贏官司，就不用違背自己的心意捐器官給凱特，而且還能夠決定自己醫療保健事宜。

### 02-24

皮考特書中的敘事者在角色之間不斷更迭，這種手法讓讀者更能理解在凱特身邊，那些受她癌症影響的人所持的不同觀點。安娜在描述自己進退兩難的口吻是富同情心的：她明白不再幫助姊姊活下來的決定將會帶來的悲劇，但她又極度渴望能擁有自己身體與人生的自主權。就像安娜一樣，年紀最長的傑西感覺自己跟隱形人沒有兩樣，於是他用叛逆的行徑來宣洩自己揮之不去的沮喪感。莎拉是位情緒不穩、瀕臨崩潰的母親。她不斷要安娜撤回告訴的懇求被置若罔聞，母女間的隔閡日益加深直到安娜搬到外頭居住。此時莎拉已無計可施，而凱特則時日不多。

當安娜的父母得知她對他們提出告訴時，整個家就四分五裂了。由律師轉職為家庭主婦的莎拉只顧慮得到凱特的存活問題，於是決定在法庭上與安娜對立。身為消防隊員的布萊恩知道救人一命的感覺，同時也明白無能為力的感覺。他同情安娜的感受，並急切地想要將破碎的家再度聚合起來。此時，傑西行為偏差創下新紀錄。當不成凱特的救星，他對火漸漸產生了令人不安的著迷，於是縱火成為他犯案的手法與對自身處境的報復。

隨著戲劇化的審判步入尾聲，故事的發展也進入高潮，就算再鐵石心腸的人也無法不為之動容。法官的審判對安娜有利，但因苦樂參半的命運捉弄，故事結果遠遠超乎法庭內所有人的預期。

### 02-25

美國作家皮考特不畏懼處理爭議性的題材，其大部份的小說皆企圖挑戰人們的倫理與道德觀，《姊姊的守護者》即為一例。即便是法官也無法明確界定費茲傑羅一案誰對誰錯，證明人生遠比法律來得複雜。

有待改進的法令再加上基因科學的大躍進促使皮考特寫下《姊姊的守護者》這本小說。科技的進步會持續引發新的倫理難題，而人們對於應遵守的道德義務也是主觀所認定的。故事中的每個人都以凱特的利益為優先考量，但是基於不同的考量，作法也就不同。

對於幹細胞研究與所謂「訂製嬰兒」的議題看法目前仍有極大的分歧。倘若科學真的可以用來造

福人群，或拯救身患絕症的病者，我們難道不該加以利用嗎？還是順其自然、聽天由命就好呢？像安娜這樣的嬰兒實際上更特別，這種論調是具說服力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讓一個孩子背負這麼重大的責任是否合情合理呢？成長的過程難道還不夠艱辛嗎？

當法官在思考自己是否認為安娜心智成熟、足以擁有其身體主權的同時，讀者同樣也跟著面對許多難以回答的問題。法官最後的結論是「道德遠比倫理重要，情更甚於法」。如同整本小說所呈現的，世上沒有一件事斬釘截鐵的，而這也很可能是你會不斷思索的問題。